



张籍王建诗歌研究

徐礼节 ● 著

洛阳城里见秋风，
欲作归书意万重。
复恐匆匆说不尽，
行人临发又开封。

黄山书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

安徽省高校省级人文社科研究重点项目

巢湖学院人文社科研究启动基金项目

张籍王建诗歌研究

徐礼节 ● 著

黄山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籍王建诗歌研究/徐礼节著. —合肥: 黄山书社, 2014.9

ISBN 978-7-5461-4720-8

I. ①张… II. ①徐… III. ①张籍 (768~约 830)-唐诗-诗歌研究 ②王建 (约 765~约 890)-唐诗-诗歌研究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10933 号

出品人 任桃松

选题策划 汤吟菲

责任编辑 江 汇

装帧设计 叶 晨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http://www.press-mart.com>)

黄山书社(<http://www.hspress.cn>)

地址邮编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7 层 230071

印 刷 安徽联众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mm × 1020mm 1/16

字 数 500 千

印 张 29.5

书 号 ISBN 978-7-5461-4720-8

定 价 98.00 元



服务热线 0551-63533706

销售热线 0551-63533761

官方直营书店(<http://hssbook.taobao.com>)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科联系。

联系电话 0551-63533725

序

唐代文学尤其是唐诗研究，向来是显学，就研究对象而言，已很少有未开垦的处女地；就研究方法而论，也很难做到另辟蹊径。这是学术繁荣的可喜之处，也是学术研究的艰难之处。而另一方面，又很少有人愿意去做修修补补的工作，一些已开垦之地，缺乏后期的梳理与发掘，留有不少问题并未解决或未解决好。此外，年轻的学者还有一种倾向，即注重理论研究，忽视基础性的文献整理与文本细读。这既不利于学术研究，也不利于其自身的成长。在上述背景下，我觉得徐礼节同志的“张王研究”值得关注。

徐礼节 1986 年大学本科毕业后，一直在巢湖学院（前身为巢湖师范学院专科学校）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中间又曾在在职攻读中国古代文学硕士、博士学位。由于张籍为原地级巢湖市（所辖和县为唐代和州）的历史文化名人，其硕士学位论文选题即“张籍乐府与五律研究”。攻读博士学位时，他希望将在读硕阶段只能算做了一个开头的“张籍研究”再系统、深入地做下去，并将范围扩大到王建。张、王是唐代的著名诗人，历来备受关注，许多问题，前人均有探讨，做起来并不具有很强的拓荒性。但在学界，“张王研究”比起对白居易、元稹、韩愈、刘禹锡、柳宗元等中唐其他著名诗人的研究，毕竟滞后得多，不少问题，一直未能得到深入探讨。因此，余地还是有的，只要能充分占有、利用材料，认真钻研，还是会有创获的，起码可以对过去的“张王研究”进行一番系统地梳理和总结。就这样，徐礼节同志抱定了“张王研究”这个课题，埋头做下去了，锲而不舍，到目前为止，取得的成果我认为是和他付出的辛勤劳动相称的。

值得肯定的是，礼节非常注重三方面的工作。一是文集整理。作品研

究是文学研究的起点，也是根基。张、王诗集中均有不少作品重出他人诗集，因版本不同而存在异文的现象也非常普遍，而已有的研究未能较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因此，礼节在作品的甄伪、校勘、诠释、系年上下了很大气力，《张籍集系年校注》就是这方面成果的集中体现。该书于2011年6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并荣获该年度“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二等奖。二是资料搜集。作家研究是基础性研究，在许多方面，如有关生平、思想、交游、创作、接受史等的探讨，完全靠材料实证，材料直接决定着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制约着研究的水平。并且，也只有广泛地占有第一手材料，才能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科学地进行分析和判断；只有熟悉、了解已有的研究成果，才能广泛借鉴，弥补不足，开拓创新，超越前人。因此，比较完备地占有相关资料，是研究的基础和前提。礼节的这方面工作，在本书以及《张籍集系年校注》中都有充分地体现。如本书中有关张、王生平方面的材料，就涉及前贤未充分注意到的《安庆府志》等方志，以及《唐故阳城县主墓志铭》等新出土的碑志，用力之勤可见一斑。三是系统研究。“张王研究”属于作家研究，然而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诗文整理、生平考证、乐府诗研讨、王建《宫词》考释四大块，并不全面、系统，甚至留有空白。礼节在充分吸纳学界已有成果的基础上，以探讨张、王诗歌的艺术风貌及其形成的各方面原因为核心，力求对张、王的生平、交游、唱和、思想、审美理想，诗歌艺术的特征、成就、局限、地位、渊源，以及接受史等，进行全面地考察，本书即其系统研究的成果。无论“张王研究”能否达到其预期的目标，这种注重基础研究、系统研究、细节研究的踏踏实实的态度，是值得提倡的。

就本书而言，除前面说到的资料翔实、研究系统等特点外，作者还重视张、王之间的联系。张籍、王建不仅诗歌艺术风貌相似，而且思想、品格、审美趣味等也很接近，这与两人前后至少25年的密切交往有着很大的关系。因此，探讨二人诗歌艺术的风貌及其成因，不能忽视二人的这种密切联系与相互影响。本书弥补前人的不足，将二人联系起来，不仅考察其彼此间的影响关系，同时注重揭示其差异及形成差异的原因。应该说，这对最大限度地还原“张王”诗歌艺术的真实面目，有着积极的意义。此外，本书还将“张王”置于唐代社会政治文化的大背景下以及中晚唐诗歌的演进中进行考察。如探讨王建百首《宫词》的创作原因及其采用七绝组诗的原因时，就多方面联系盛中唐时期的政治文化环境、宫廷制度、民众

心理、审美风尚以及宫怨诗的兴盛等因素。这无疑使得相关认识或结论更为客观、科学，也更具有学术意义和价值。

本书注重发前人之所未发，以及对前人的某些认识进行辨析和修正，创获颇多。例如在生平事迹考证方面，考定张、王早年求学地不限于“邢州”，还包括洺州、相州、魏州等地，就是对旧说的厘正和发展；而考出二人入仕前皆有两次南游，张籍贞元五年（789）或六年初曾入舒州刺史郑甫幕、元和中曾与翼王（顺宗子李綽）府长史丘运交游、大和二年（828）撰写《唐故阳城县主墓志铭》，王建暮年卜居咸阳北石安原等，都是新发现。再如，认为于鹄和李益对张、王的乐府创作有着直接的影响；元和以后，“张王”乐府的影响超过“元白”新乐府，晚唐诗人创作乐府不多，基本上与“张王”一脉相承等等，也是前人所不曾论及或很少论及的。又如，认为“张王”乐府的特征和成就，主要表现为“本色”，即遵循乐府“体制”规范，呈现《诗·国风》、汉乐府民歌“古质”的“风歌”风貌；二人是在“复”中求“变”，与唐代其他名家以“变”为主、具有文人“抒情诗”性质的乐府，表现出明显的不同，等等，均具有较高的学术参考价值。凡此种种，不一一列举。

礼节同志为人朴实真诚，勤奋刻苦，这本著作是他用勤奋换来的硕果，相信他在这一重要研究课题上，还会继续有新的创获；会与相关学者一起，把当代的“张王研究”，提升到与二家的诗歌成就及其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影响相称的地位。

余恕诚

2013年9月18日

于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

目 录

绪 论	001
第一章 张王生平事迹丛考	008
第一节 张王生年	008
第二节 张籍里贯与生平事迹	012
第三节 王建生平事迹	047
第二章 张王交友与唱和考述	074
第一节 张王间的交友	074
第二节 张王与友人的交友	097
第三节 张王间的唱和	112
第三章 张王的人生历程、思想品性与诗歌创作	124
第一节 人生历程	124
第二节 思想品性	131
第三节 审美理想	141
第四节 创作作风与创作分期	147
第四章 张王乐府诗（上）	150
第一节 张王乐府的界定与创作年代	150

第二节	张王乐府的讽谕性与平民性	171
第三节	张王乐府的“本色”特征	189
第四节	张王乐府的新变	209
第五章	张王乐府诗（下）	217
第一节	张王乐府的审美特征	217
第二节	张王乐府的审美差异与局限	231
第三节	张王乐府的艺术渊源与艺术地位	241
第四节	张王与元白新乐府创作的关系	260
第六章	张籍律诗	277
第一节	“稍步趋大历”	277
第二节	五律的艺术特征与艺术渊源	287
第三节	七律与五排思想艺术简论	313
第七章	王建律诗	324
第一节	王建五律与张籍五律的差异	324
第二节	七律与排律思想艺术风貌论析	329
第八章	张王绝句	343
第一节	张王绝句的艺术特征与成就	343
第二节	王建《宫词》文化艺术考察	358
第九章	张籍对中晚唐诗歌的影响	387
第一节	张籍五律对“姚贾”及晚唐诗人的影响	387
第二节	张籍乐府对中晚唐的影响	408
附 录		
张籍王建谱略		417
主要参考文献		443
后 记		463

绪 论

中唐尤其是贞元、元和时期，是唐诗与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在这个阶段，诗歌创作突破了自《诗经》、《楚辞》以来传统的审美规范，呈现出求新求变、异彩纷呈的繁荣局面，从而直接影响了其后自晚唐五代至宋诗的走向。张籍（字文昌）、王建（字仲初）就是这个阶段的两位重要诗人，后世将其并称为“张王”。

—

作家“并称”，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常见现象。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说，并称是一种最为简要的作家论。首先，它是对并称作家艺术共同性的充分认定。明胡应麟云：“唐人品第最精。如杨卢、沈宋、王孟、李杜、钱刘、元白，即铢两稍有低昂，大较相若，故不妨并称也。”^①清贺贻孙云：“同时齐名者，往往同调。”^②此外，它还是对并称作家艺术个性与地位的肯定或评价。往往是取得很高成就或富于艺术个性的作家，才可能并称。“张王”并称的内涵和意义也在此。

“张王”并称，首先是二人均以乐府诗著称，且有着共同的审美倾向。

①（明）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54页。按：本书脚注文献信息从简，例如校注本，则只注校注者而省略原著者或编者，详细信息见书后所附《主要参考文献》。

②（清）贺贻孙《诗筏》，清诗话续编本，第142页。

张籍乐府，元和九年（814）前后即已广泛传播，声誉极高。白居易元和九年冬所作《读张籍古乐府》云：“张君何为者，业文三十春。尤工乐府诗，举代少其伦。”姚合元和九年或十年所作《赠张籍太祝》云：“绝妙《江南曲》，凄凉《怨女》诗。……麟台添集卷，乐府换歌词。”王建生前，诗名没有张籍响亮。他在北宋中叶以前的影响主要是百首《宫词》^①。例如：北宋张耒、周紫芝等效王建之作，皆为“宫词”^②；欧阳修《六一诗话》、刘攽《中山诗话》、陈师道《后山诗话》等，也只提及其《宫词》而不言其乐府。大约到北宋后期，王建乐府才真正受到关注并产生影响。如唐庚（哲宗绍圣中进士）《眉山诗集》卷三有《采藤曲效王建体》。魏泰（约1050—1110）《临汉隐居诗话》云：

唐人亦多为乐府，若张籍、王建、元稹、白居易以此得名。其述情叙怨，委曲周详，言尽意尽，更无余味。及其末也，或是诙谐，便使人发笑，此曾不足以宣讽。^③

可见王建乐府时已有“名”，并被视为“王建体”而为人效法。南宋初周紫芝云：“李太白最高而微短于韵，王建善讽而未能脱俗，孟东野近古而思浅，李长吉语奇而入怪，唯张文昌兼诸家之善，妙绝古今。”^④所谓“善讽而未能脱俗”，即指王建乐府。

较早注意到张、王乐府的共同性，并将二人联系起来的，当为魏泰《临汉隐居诗话》。除上文所引，再如：

韦应物古诗胜律诗，李德裕、武元衡律诗胜古诗，五字句又胜七

①（宋）王安国《花蕊夫人〈宫词〉跋》：“建（宫词）自唐至今，读者不绝口。”（明毛晋编《三家宫词》，四库全书本，第1416册，第680页。）

②《张耒集》卷四有《宫词效王建五首》（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52页），周紫芝《太仓稊米集》卷二七、卷二八分别有《效王建体二首》、《再赋立春效王建三绝》（四库全书本，第1141册，第187页、196页），皆为“宫词”。

③（宋）魏泰《临汉隐居诗话》，历代诗话本，第322页。

④（宋）周紫芝《太仓稊米集·古今诸家乐府序》卷五一，四库全书本，第1141册，第360页。

字。张籍、王建诗格极相似，李益古、律诗相称，然皆非应物之比也。^①

这里虽是讨论作家“古”、“律”诗的差异，但并“张籍、王建”而论之，无疑已注意到二人创作的共同性（包含乐府）。稍后张戒《岁寒堂诗话》亦云：“元、白、张籍、王建乐府，专以道得人心中事为工，然其词浅近，其气卑弱。”^②这可算是“张王”并称的肇端。

真正并称二人乐府的，当始自建炎二年（1128）成书的许顗《彦周诗话》：

张籍、王建，乐府、官词皆杰出，所不能追逐李、杜者，气不胜耳。^③

此后渐多，如：

唐人乐府，惟张籍、王建古质。^④

鲍明远诗：“朱唇动……”全类张籍、王建。^⑤

乐府至张籍、王建，道尽人意中事。^⑥

严羽在《沧浪诗话·诗体》中列“张籍、王建体（谓乐府之体同也）”^⑦，既是对二人乐府共“同”性，也是对二人乐府成就与诗史地位的充分肯定。南宋可谓“张王”并称的确立时期。此后，无论诗论家、诗选家，皆视“张王”为乐府之一“体”。如元辛文房《唐才子传·王建》：“二公之体，同变时流。”^⑧明高棅《唐诗品汇》：“二家体制相近，稍复古

①（宋）魏泰《临汉隐居诗话》，历代诗话本，第326页。

②（宋）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历代诗话续编本，第450页。

③（宋）许顗《彦周诗话》，历代诗话本，第385页。

④（宋）曾季狸《艇斋诗话》，历代诗话续编本，第295页。

⑤（宋）范晞文《对床夜语》卷一，历代诗话续编本，第413页。

⑥（宋）刘克庄《后村诗话·新集》卷三，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96页。

⑦ 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诗体》，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9页。

⑧ 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2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59页。

意。”又云：“今合二家诗五十七首为正变。”^① 许学夷《诗源辩体》：“乐府七言，二公又是一家。”^②

“张王”并称也兼及律诗。最早并论二人律诗者，当为明胡应麟《诗薮》：“唐七言律……张籍、王建略去葩藻，求取情实，渐入晚唐，又一变也。”^③ 其后如许学夷《诗源辩体》：“张王五言清新峭拔。”^④ 清李怀民《重订中晚唐诗主客图》：“仲初律诗，实与司业合调。”^⑤ 皆认为二人律诗格调相近。

从今天的研究来看，不唯乐府、律诗，张、王的思想、品格、审美趣味、创作作风等，同样有很多相似之处，且二人平生交往密切，唱和频繁。这些都不免把二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笔者以为，皆可视作“张王”并称内涵的补充。

二

作为著名诗人，张、王的创作众体兼善，尤以乐府著称。后世对其乐府评价极高，如：

公（张籍）为古风最善，自李、杜之后，风雅道丧，继其美者唯公一人。^⑥

唐人作乐府者甚多，当以张文昌为第一。^⑦

公（张籍）于乐府古风，与王司马自成机轴，绝世独立。自李、

①（明）高棅《唐诗品汇·七言古诗叙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69页。

②（明）许学夷《诗源辩体》卷二七，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67页。

③（明）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84页。

④（明）许学夷《诗源辩体》卷二七，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68页。

⑤（清）李怀民《重订中晚唐诗主客图·王建传》（卷上）按语，清咸丰刻本，第三八页。

⑥（五代）张洎《张司业集序》，见《唐张司业诗集》，明正德十年（1515）刘成德刻本。

⑦（宋）周紫芝《竹坡诗话》，历代诗话本，第354页。

杜之后，风雅道丧……病格稍振，无愧洪河砥柱也。^①

文昌乐府亦托胎歌谣，特以温茂自见。故贤于退之、东野以迫露苍巉，消剥诗理。^②

文昌乐府，古质深挚，其才下于李、杜一等，此外更无人到。^③

乐天乐府不及文昌、仲初。^④

张籍的天才高，故他的成绩很高。他的社会乐府，上可以比杜甫，下可以比白居易。元结、元稹都不及他。^⑤

在不少学者看来，张、王乐府成就仅次于李、杜，甚至有学者认为李、杜也不及张籍。可见二人乐府成就之高。

张、王律诗，同样成就斐然。张籍自谓与王建“今体诗中偏出格”（《酬秘书王丞见寄》）。“出格”，是指与众不同，超乎寻常。白居易《张十八员外以新诗二十五首见寄郡楼月下吟玩通夕因题卷后封寄微之》：“阳春曲调高难和，淡水交情老始知。”赞美的是张籍律诗。再如张洎《张司业集序》：“长于今体律诗，贞元已前，作者间出，大抵互相祖尚，拘于常态，迨公一变，而章句之妙，冠于流品矣。”^⑥清乔亿《剑溪说诗又编》：“张籍五律……出乐天之右。”^⑦李怀民《重订中晚唐诗主客图》分中晚唐五律为“清真雅正”、“清真僻苦”两派，奉张籍为“清真雅正主”，列王建为其“入室”。胡应麟谓二人七律：“略去葩藻，求取情实，渐入晚唐，又一变也。”此皆对二人律诗成就充分肯定。

张、王七绝成就也很高。高棅《唐诗品汇·七言绝句叙目》：“自贞元以来，若李益、刘禹锡、张籍、王建、王涯五人，其格力各自成家。”^⑧特

①（元）章文房《唐才子传·张籍》，见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2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67页。

②（清）王夫之《唐诗评选》卷一评张籍《泗水行》，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32页。

③（清）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四，清诗话续编本，第2057页。

④（清）贺裳《载酒园诗话又编》“白居易”条，清诗话续编本，第359页。

⑤ 胡适《白话文学史》第十五章《大历长庆间的诗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28页。

⑥ 见（五代）张洎《唐张司业诗集》，明正德十年（1515）刘成德刻本。

⑦（清）乔亿《剑溪说诗又编》，清诗话续编本，第1126页。

⑧（明）高棅《唐诗品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429页。

别是王建大型组诗《宫词》，乃古代文学史上的奇葩。《唐才子传·王建》：“《宫词》特妙前古。”^①《唐王建〈宫词〉旧跋》：“《宫词》凡百绝，天下传播，效此体者虽有数家，而建为之祖耳。”^②

总之，张、王诗史地位很高，对后世影响深远。

三

五代张洎《张司业集序》云：“自皇朝多故，荐经离乱，公之遗集，十不存一。”^③由此可知张籍作品经唐末、五代战乱，大多佚失。王建当与张籍相仿。如张籍散文只传下两篇，王建的则全佚。不过二人现存诗歌数量仍然可观。张籍诗，《全唐诗》收450首；拙作《张籍集系年校注》经考辨，收443首。王建诗，《全唐诗》收526首，残句5联；王宗堂《王建诗集校注》经甄别，认为确系王建所作者525首，残句4联。在唐代诗人中，张、王二人存诗是较多的。

然而，有关张、王及其诗歌的研究，与二人的诗史地位是不相称的。古人的研究主要见于诗话，比较零散，且语焉不详。“五四”以来，尤其是近年来，二人虽受到学界的重视，但总体来说，研究仍不够系统、深入。一是有分量的研究著作不多，且多是诗集的校刊、注释和生平方面的考证。二是研究不够深入，甚至留有空白。例如二人各类近体诗的艺术风貌、影响与诗史地位，二人之交际及其对创作的影响，诗歌创作分期，乐府与音乐的关系，诗歌系年等，均缺乏深入地探讨；二人早年的生平事迹，尚有不少空白。三是有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如关于二人生卒年，同窗地域，张籍故乡，王建何时任“侍御”，张、王乐府与元、白新乐府的关系等，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此外，有关二人的研究基本是分单单独进行的，且忽视二人的密切联系与相互影响，认识和结论难免不够

① 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2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0页。

② （宋）魏庆之《诗人玉屑·王建》卷一六“旧跋”条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352页。

③ 见张洎《唐张司业诗集》，明正德十年（1515）刘成德刻本。

客观。

因此，立足现存作品，结合有关文史资料，将张、王联系起来，在唐诗发展的大背景下，对二人的生平，思想，审美理想，诗歌艺术的特征、成就与影响等，作较为全面、系统地考察和分析，非常必要，也是学界的期待。本书正是希望在这方面作一些尝试和探索。

根据张、王二人现存作品的数量及其成就等有关情况，本书重点探讨二人乐府，张籍五律的艺术成就、地位、渊源和影响，以及王建七律、绝句、组诗《宫词》的艺术风貌和成就；张籍七律、绝句，王建五律，二人排律，只作简要分析；二人五古（七古基本是乐府）数量较少，且诗风与乐府相近（其中有不少是乐府），张籍散文唯见上韩愈的两封书信以及新近出土的《唐故阳城县主墓志铭》，王建散文也只有新近出土、发现的《唐故摄相州刺史兼监察御史里行陇西李公（仲昌）墓志铭并叙》，皆略而不论。有关二人生平、交游、唱和、思想、品性、审美理想、创作分期等方面的探讨，主要着眼于前人未曾论及、或存在争议、或有待深入考辨的有关问题。本书重在开拓创新，凡学界已经形成共识的尽可能简略；在论述中，注意揭示二人之间的异同。为便于读者全面地了解张、王的生平，后附《张籍王建谱略》。

第一章 张王生平事迹丛考

关于张、王的生平事迹，学界用力最多，成果也最为丰富，但仍有值得商榷、或模糊不清、或未曾论及之处。

第一节 张王生年

张籍《逢王建有赠》：“年状皆齐初有髭，鹄山漳水每追随。”^①知张、王同龄。其生年，有胡适《白话文学史》“代宗初年（约765）”^②、罗联添《张籍年谱》（后简称“罗谱”）“大历元年（766）”^③、闻一多《唐

① 本书张籍作品皆征自拙作《张籍集系年校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其他唐诗征自《全唐诗（增订本）》（中华书局1999年版），部分乐府诗引自宋郭茂倩《乐府诗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后文不另注。

② 胡适《白话文学史》第十五章《大历长庆间的诗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26页。

③ 罗联添《张籍年谱（上）》，载《大陆杂志》1962年第4期，第111页。持此说者较多，另有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无考，且存疑）、卞孝萱《关于王建的几个问题》（《文学遗产》增刊第8辑，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16页）、张国光《唐乐府诗人张籍生平考证》（霍松林主编《全国唐诗讨论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1页）、谭优学《王建行年考》[《唐诗人行年考（续编）》，巴蜀书社1987年版，第102页]、吴汝煜《中唐诗人琐考》（《文学遗产》增刊第18辑，第87—89页）。

诗大系》“大历三年(768)”^①、季镇淮《张籍二题》“大历五年(770)”^②、潘竞翰《张籍系年考证》(后简称“潘考”)^③“大历七年(772)”^④，以及卞孝萱《张籍简谱》(后简称“卞谱”)^⑤“大历初”^⑥诸说。各执一端，未有定论。

“约永泰元年”、“大历三年”两说无考，“大历初”说无确考。“大历元年”说主要依据白居易的两则材料，即“近日孟郊六十，终试协律；张籍五十，未离一太祝”(《与元九书》)与“如何欲五十，官小身贱贫。病眼街西住，无人行到门”(《读张籍古乐府》)。如“罗谱”云：《与元九书》“乃元和十年冬白乐天贬江州时所作(见宋陈振孙《白香山年谱》)。自该年逆数五十年，则籍当生于唐代宗大历元年”。^⑦吴汝煜《中唐诗人琐考》亦认为，《读张籍古乐府》作于元和九年(814)冬，以生于大历元年(766)推算，籍时年四十九，“恰与‘欲五十’之语合”。^⑧然而有的学者以为白居易语不可据。一因《与元九书》所言“五十”当与“六十”一样，非实指。如迟乃鹏《王建研究丛稿》(后简称《丛稿》)指出：“白居易所云‘张籍五十’，乃举成数，非摭实之言。如《与元九书》又云：‘近日孟郊六十，终试协律。’实则，孟郊卒于元和九年，年六十四，竟相差四岁。”^⑨二因张籍《新除水曹郎答白舍人见贺》有“年过五十到南宫，章句无名荷至公”语，“此诗作于长庆二年。诗云‘过五十’，则五十二三矣。若生于大历初，则此时年五十七，近六十矣”(季镇淮《张籍二题》)^⑩，也就是说，如张籍生于大历元年，则应说“年近六十到南宫”。

鉴于上述两点，有的学者旁参有关材料，推求出“大历五年”这一比较“合适”的时间。此年距元和十年(815)白居易作《与元九书》为46

① 《闻一多全集》第4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331页。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亦持此说(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418页)。

② 季镇淮《张籍二题》，载《文学遗产》1996年第1期，第49页。

③ 潘竞翰《张籍系年考证》，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第68页。

④ 卞孝萱《张籍简谱》，载《安徽史学通讯》1959年第4、第5期合刊，第75页。

⑤ 罗联添《张籍年谱(上)》，载《大陆杂志》1962年第4期，第111页。

⑥ 吴汝煜《中唐诗人琐考》，载《文学遗产》增刊第18辑，第88页。

⑦ 迟乃鹏《王建研究丛稿》，巴蜀书社1997年版，第6页。

⑧ 季镇淮《张籍二题》，载《文学遗产》1996年第1期，第49页。